

沈

氏

日

旦

沈氏日旦

吳越逸民沈長卿幼宰甫著

崇禎二年春

或問蘧說之義竊聞教矣子亦有觸乎否答曰
弋說初出邑父母周侯稔稱之謂言官有毀無
譽但刺慝不薦賢切中今時惡薄情態旣而周
爲御史所薦賢多人臺省翕然效之至于今散
秩亦薦人矣武弁亦薦人矣或以賄薦以情而

薦矣或薰猶異調各以臭味薦矣弋說不階厲
乎從來救世之書風俗默爲旋轉然發一藥則
變一症此予有觸而取義于遠也

富貴之徒祇就其一家一姓之所積與夫丘壟
所磨之厚薄以爲榮枯至若三大功臣七才子
之類係闔郡間氣所毓不專以一家一姓堪輿
論也蜀生三蘇而眉山草木萎死此其証云
議論無宋氣者宋朝止陳同甫一人卽蘇文忠

公猶畧帶些宋氣。

梁大通間改複道曰千迷道。詰曲二十餘門。以試曇鸞大師。大師子身獨出不假典客而足。無悞武帝異之。夫梁武崇信佛教。不求悟而顧求迷耶。因此知隋之迷樓。非煬帝所胡。或昉諸此耳。

建陽先生曰。古竹迷復。不可畏也。先達得此言。驚手。

國初高太史啓字季迪。其詩直超宋元而接脉于唐。其逮至都而論腰斬也。因魏觀以太常卿

出守郡、旋徙郡治、乞高公文上梁、而衛帥誣觀
有異志、併波及高後世、寃季迪者、仍以詩文故
而魏觀之死、等諸螻蟻、無哀之者矣、

忠臣如還債兒女、賊臣如討債兒女、此前輩舊
論也、吾卽其意、廣之忠臣轉世、必討債賊臣、轉
世、必還債安知鐵鉉、非徐有貞前身、嚴嵩、非于
謙後身哉、雖然、在漢爲亮、在唐爲臯丘山之下
諱姓、不諱名、則正氣豈因輪迴改乎、此吾有激

之譚不可向痴人前說夢也

古今壽者多矣而至今屈指彭祖人不可以無
年古今富者多矣而至今屈指石崇人不可以
無錢若乃無年無錢而顏淵獨聲施不朽人又
不可以無學不可以無行也

桃核卮銘爲吳中丞座師壽

結根吐萼兮蓬島外實中虛兮是道飲此旨酒
兮難老何必安期兮獻棗

脩真書謂啖桃花久能令人容顏悅澤如酩夫
如是則山癯野叟終日食菜當化爲藍面鬼終
歲食豆腐當美如冠玉哲若傳粉乎

張謂贈喬木詩如今五侯不待客羨君不入五
侯宅如今七貴方自尊羨君不過七貴門嗟乎
拒客而猶入其宅妄尊而猶過其門亦太無耻
矣流俗盡然木獨不爾故可羨也不然色斯舉
矣人顧不如鳥乎亦何羨之有

鮑防雜感詩遠物皆重近皆輕。雞雖有德不如鶴。自衛懿公以鶴敗而乘軒貽笑遂使鳴臯聞天之物等于滯康之玩。是鶴以人輕也。然趙清獻之所隨。林和靖之所放。卽此胎禽羽族。則鶴仍以人重矣。雞之五德亦強加名目焉耳。祖述起舞。高鳳飄塵。豈因其有德而屬念哉。鮑詩借以自况以遠近分重輕而雞鶴相衡亦擬物不在于其倫也。

孝衰于妻子猶盛德事也孝衰于奴婢孝衰于
狎邪之淫朋

天理不外人情自世有徇名之輩逆情以飾理
一切人間讚賞之事俱不可令鬼神知然一切
人間唾罵之事鬼神未嘗不矜宥焉予謂倒漑
賢于鄧攸遠甚非有道者不能知此說也

貧難起家者必由內助富厚廢家者必由內蠹
無助無蠹譬傷寒病以不服藥爲中醫也予何

以知其然于僧道居積知之

國朝駙馬起家進士者。馬梅、殷喬、孫純俱夏邑人也。梅督學山東。喬自言爲汝南侯後。願改武階。自齊民尚主。而帝壻帝女。隔闕于閨。不得自由矣。

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爲寶。古人非噉名不獲已。而托之名也。三皇五帝道德安在三王五伯功業安在。亦只留得一箇名在天壤間耳。至于名

雖云不朽總屬烏有矣故曰使我有身後名不
如生前一杯酒皆無聊之詞也酒果勝名則獨
夫酒海足以自雄何必作如許惡遺臭耶遺臭
與流芳並垂不朽亦總不離乎名亦總歸烏有
古人作詩卽將同時人姓名如崔灝李白之類
于題句中直書不諱豈若今人一片世情稱公
稱翁之不足而丈且兄之也稱之曰子遂以爲
弁髦之矣竟不知孔孟只稱得一箇子

宮闈中所積者伏陰之氣。邊塞中所積者驕陽之氣。關閘中所積者窮愁之氣。山林中所積者淹滯之氣。冠紳中所積者曖昧之氣。荏犴中所積者寃抑之氣。六氣鬱勃上干天和。則爲旱爲潦。爲兵爲疫。爲災異。必然之勢也。君相調燮。于此加意焉耳。

堯服桀服皆帝主。義見非曹交所得。借也。若云遵其制度。不敢異服。以違時。則凡有唐之民皆

堯有夏之民皆桀矣又不獨曹交一人能自異也今之人戴綸巾者卽是武侯乎着羊裘者卽是子陵乎又聞學院試題今交九尺四寸以長一生文以九尺對四寸分作二比被黜可發一笑

賢才在朝如朱魚在沼衆魚不以爲侶而臨觀者又注目焉故位必不高鄒陽不仕漢而曳裾于梁豈得已哉向微上書自白幾爲獄中鬼矣

臣王莽諂董卓者何啻千萬人而單以子雲中
郎藉口彼何嘗居高位哉特享高名耳二子才
不甚高但氣色稍異于衆如沼中朱魚當時朝
臣盡蝦鱉蛤蟆之流卽同朝共事時已崖異之
矣夫士不爲龍見而爲魚潛真可憫也。

世賢持論云爲兒孫作馬牛已可笑矣然不失
爲痴有真正惡人于骨肉間作秦越視者又不
可以達之一字加也。

古人謂衣不如新人不如故此自一說葛覃詩薄汙我私薄澣我衣則是衣不如故也楚詞驩莫驩于新相知則是人不如新也。

鹿鳴如笙簧之可聽小雅呦呦章蓋取義之興也而晦翁註不及此豈生平未嘗聞鹿鳴歟予月夜于臬署中乍聞因有觸于詩因思犬豕牛羊終日鳴故無好音鹿終日不鳴故有妙韻默之一字鹿能人不能也

熹宗末年廣開事例以助大工納銀若干。准其節孝。及魏璫敗而共誅之。曰此崔呈秀所條也。良心喪矣。予謂此正良心未泯滅處。其時有五虎五彪十孩兒在。豈容呈秀一兒專美耶。

晉公子重耳受餐。返璧。此載在左傳。以故辭饋者。答東云返璧。今人誤曰完璧。曰完趙則紕繆極矣。蘭相如事于交際。有何關涉。而引用之耶。冠紳中尚訛以傳訛。何責于齊民也。

木蘭女代父從軍十年邊陲而鮮覺其非男則
貌可想矣不然同澤中夫豈無好外者能自匿
乎卽不然亦石女也唐人作木蘭咏多矣未有
疑及此者予言豈穿鑿耶

友分益損師亦分益損非北面事者卽爲典刑
也試以母譬之座主爲生母輓近世受業師但
漁獵束脩者爲乳母督學提調之師成均六館
之師尊而不親爲嫡母至于拜門生認老師則

水滸傳所稱乾娘者近是

論衡述魯哀公之問以西益宅爲不祥劉向新序改而爲東益宅夫東西懸絕吉凶應相反矣豈別有說耶策馬力之將疲莊生以爲顏闔新序又以爲顏淵也古人著書率意下筆而不深考類如此

牡丹芍藥性喜糞穢而蚯蚓藏伏于下以搖其根則枝葉稿死安得吐花是世間逐臭者無如

蚓作孽者亦無如蚓也。顧云無求于世乎。

金陵之俗衆爲政。一云斧子。一云鎖子。一云回子。一云辣子。各萬餘。自相黨援。何謂斧子。蓋豫章人持斧而斲者也。一夫受枉萬夫捐助。或每銀幾分。或每錢幾文。共控于同鄉縉紳。使主其事。必勝而後快。何謂鎖子。乃徽人之貧窶。以造鎖爲業者也。其齊心協力。亦如是。至于回子。最可異焉。銅錢之高低貴賤。陰操其權。而官不敢

八主人方供一

之用何

知思

知思

知思

知思

知思

問民不敢不從。爲政者順之則相安。逆之則變。起所云辣子卽土著無賴是也。今天下幸無恙耳。設有緩急何計調伏此四子哉。予有說焉。進賢冠下人各有心。衆欲爲政尚不能以材智相雄長。而此輩反成臂指之勢。則其中有絕倫者焉。拔得一二而萬夫皆可使也。漢唐宋蒐羅之術廣不盡束于科目。本朝但以科目繩世而三途中復不能盡其用。殊可嘆也。

金陵之俗田民刁過市民山民又刁過田民與
他處郡邑大異四方士大夫來宦此者不可不
知

國家之弊千孔百瘡歲復一歲依然如故頃爾
改絃易轍則愚侗之珉駭矣譬石榴焉花葉茂
密而蛀虫剝蝕殆盡僅存皮骨耳多事者燒之
剔之塞之榴立萎矣賈長沙王臨川豈知此義
故古人惟蓋公爲不可及也

漢桓帝建和元年十一月有五。色。大鳥見于濟陰郡之已氏縣。時論以爲鳳非也。梁翼專權。羽孽示異。癸亥歲中州五色。大鳥見。時論亦以爲鳳。未幾逆璫魏忠賢流毒天下矣。其時言官之糾彈絕。日官之占候亦絕。賢士大夫非死卽黜。無得免者。

當今財匱其因有五。一在俸薄。蓋俸薄則家用不支。難責以簞簋之飭。猶如牽餓牛入場圃而

麥稻能不損乎一在喙多侵牟者猫鼠同眠絕
 無異議潔已者執法而謗興雖劉晏持籌韓滉
 握算不旋踵敗矣一在苛科目而忽刀筆總一
 浙人耳進賢冠例不得入戶曹胥史千百成群
 作奸犯科何所不至竟不知天下清官固少清
 胥尤少也一在不久任不交代席未煖而秩已
 遷矣一在不器使人材智各有所近做秀才
 時不問家生一旦居官使掌錢穀吏書何修而

得此哉。此五者財匱之大端也。人但知戶工二部不得其人，不脩其政，足以耗財，竟不知他部昏亂勢必貽累于戶工也。

暮春新綠滿園，海棠柔枝嫩葉，更可人意。倏而無風自折，以飛鳥爰集故也。園中不乏勁柯，而偏集于此，想枝折時應驚怖無措，乃知白下鳥亦奇蠢，寧獨犬吠主爲可異哉。

銓曹書役頂手每三、四千金，揣其弊藪多在胥

身經有人
議及或此
北

史異途予意州縣佐領係民牧必須用隔省人
做至于倉場巡簡驛丞等微官只須用本省人
足矣一則免進京赴部守候之費一則籍貫履
歷朗朗可稽無黑虎跳飛過海活切頭之弊一
則桑梓之地恐日後仇家報復不敢爲惡其選
權或聽本省撫按主持季終類報亦甚便也豈
銓郎可進退大僚而撫按遂不得黜陟小吏乎
如此則銓部事約而弊稀銓役頂手不革而自

廢矣。此輩實繁有徒。錢神通天。遇清通簡要者。不容其席煖。輒嗾人彈之。逐之于不便已處。輒以祖制藉口。夫頂首踰千金。黑虎跳等諸弊。相沿二百餘載。亦豈祖宗制耶。

上封事者。遇難處之事。動輒曰。當用風力甲科。夫劍賜尚方。身膺蟒玉。棄城而逃者。非甲科乎。呼逆璫九千歲。懸冕旒像。旦晚行五拜三叩頭禮者。非甲科乎。安得吐此陋語。供天下後世笑。

此必徐
楚白語

端章縫中有巧諛者曰漢重外戚竟受外戚之
禍唐重藩鎮竟受藩鎮之禍宋重理學竟受理
學之禍 本朝重科甲亦受科甲之禍否有識
者聞此可爲寒心

國初鑒胡惟庸之覆轍因不設立丞相此得失
參半者也權輕固無莽操之奸勢渙亦無姚宋
之績言官糾彈固足銷城社之孽議論掣肘亦
頗滋築舍之疑

夫人聚廬托處祇父子兄弟夫婦而已至于苑園園林必當築朋友之室孟嘗君代舍幸舍可法也。古人用美人行酒不似今人之拘但不當如王敦毒手客飲不盡輒殺之耳。

夫人少時束于家嚴不敢縱逸及長頗受科舉之累及通籍又受居官之累至于罷官後儘可自適而橐中或未辦買山錢或力能歌舞燕樂恐後裔效尤或後裔亢宗而室有老妬婦相壓

皆苦境也。或數者皆不慮而髮落齒搖。乏濟勝具。則不如速化爲快。若至老而康健。又無諸苦趣。波及便是神僊。顧反動而掣肘。迺有進鄉賢祠。痞塊結于胃中。未銷真泥。犁業報也。丁卯歲。吾杭進鄉賢祠者。一案十人。鄉評相嘲。有許由林逋。願出鄉賢議。則僂辱殊甚。吾拈示以破斯人之惑。

蕭頴士孫女流落爲賈人妻。論者惜之。以爲文

人之一厄近世有身頂冠紳惟恐其女之不流
落而執箕帚于銅臭之門何王源多而沈約少
也

陵陽子仲服遠志二十年有子三十七人杜子
微服天門冬御八十妾有子百三十人此出抱
朴子考醫家種子方未嘗以二藥爲君而二子
單服之見效豈別有說耶

隆慶丁卯先人以鳳陽司理分校南畿所取士

三十二人蘇徽居多既而爲直指忤權相江陵張致政歸田則蘇徽交態大異予趨庭慰解之

非蘇厚而徽薄乃蘇靈而徽蠢也其最有情者

不有素十流支可矣爲顧大典顧允元其最無良者爲徐學易余啓

自與命元津不各元先人投訖汝他日宦達必無志懷于此今予

屢成死灰未紀之以勸懲來茲可也

夷音可通于華者以其音合之于字故可譯也

九天禽語九地獸言安從譯之古人通鳥獸音

者不獨公冶長、介葛盧也。虞夏之時有栢翳、三代而後有和莧、有王喬、有楊翁偉、有楊宣、有李南、有成武丁、有公昉、有魏尚、有宇文仲、有管公明、有沈僧紹、有張子信、有白龜年、有孫守榮。至若遼宗室神速姑、能辯蛇語、抑何奇也。予謂此或精數學而假借鳥獸以神其說者、不然、輪迴墮落、應有追傷宿世報應等音、而諸子所曉、史冊所傳、不過粟米狼戾、與夫怖死之聲、及隣境

情事焉耳。又不然。莫慧于聖。豈三皇五帝周孔
夷惠微箕諸人。無一人知者。尤可疑也。更有說
焉。閩之土音。漳泉興福。自己各不能互曉。而况
他郡乎。猶是同類也。莫能知之。况異類乎。

延陵季子掛劍徐君之墓樹而去。此古人假托
之情。非真也。其聘晉還時。取道于徐。則專諸刺
僚事已遙聞矣。公子光之爲人。密而悍。札借詞
脫去寶劍。以示不設備焉。不然使事雖畢。自徐

歸吳。尚有千餘里。負劍亦可防不虞。曷爲輕棄
哉。札始而致劍。嗣君。嗣君以先人無命。不敢受。
則徐君亦廉介者。曩時未必目覩而色欲之也。
果色欲之。未必不露于其子矣。札此時亦未必
心許之。果心許之。則以贖爲辭。而令其可受矣。
豈應于身後發其隱情。而居人于墨。致嗣君愛
父以德。萬不可受耶。札總欲自白其廉。自標其
信。以聞于光。而銷弭于無形。非真情也。

申包胥超處在辭賞而逃然亦其見幾處也假令受賞而居高位則當伐吳以報仇是時吳強而子胥得君談何容易包胥善于藏拙故逃也包胥智者不智則求救于晉矣晉許而懦不足恃也可恃惟秦竟藉其力以復楚戰國魯仲連全學包胥其却千金而逃去非爲名高也蓋不肯帝秦後有許多禍患須人料理而以一去結局譬放火者不得救焚之人則延燒廟社罪莫

道矣據事勢則申猶緩魯更急也、

程嬰自刎以下報公孫杵臼于地下論者以爲
太過予設疑端使後賢酌焉或屠岸賈之黨未
盡滅者欲甘心于嬰而伏戎叵測抱隱憂乎或
孤兒稟勾踐之性不可共安樂乎嬰死而武服
衰三年假令嬰在則山中十五年父視之偽跡
一追想之不以爲恩而以爲耻因以爲仇矣蠶
去越後勾踐何嘗不黃金像奉之而竟殺文踵

步香齋

馬定稿

徐俊說

必若極

中書同知

中書同知

掩膏糞之羞。泯石室之辱也。嬰得無慮此乎。下
宮之難取。他姓嬰兒殺之。以愚諸將。無辜凶天
情實可矜。嬰必以頸血償乎。抑或者幽明境隔
地府之事。人世不知。則人世之事。地府亦不知
而不惜捐軀以下報乎。高明之士。幸再索之以
廣予所未及。

戒色之言。發于慈母。則信。出于妬妻。則疑。飲酒
近婦人。紂以之死。信陵君以之生。一切忠佞禍

福因人轉徙者也。故同一惜費也在富翁爲慳吝在貧士爲寒酸在君相又爲節儉矣同一不治生也在豪傑爲倜儻在常人爲遊惰矣猶今特官評甲榜之風力卽科貢之浮躁是科貢之罷軟卽甲榜之持重是也此南華真人齊物論所由作也

晉天文志謂五星之精降于地則爲人熒惑爲小兒歌謠嬉戲故云匹夫熒惑諸侯蓋取義於

此也、

南斗屬吳越分野、民謠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而其禍則吳越受之、歷考前代熒惑守斗入斗者一見于漢元鼎、未幾南越反矣、再見于漢永和、未幾丹陽賊周生誣矣、三見于漢熹平、未幾會稽賊許昭等僭號矣、所云天子下殿走、不盡然也、韻叶相協、如形家乾記兒孫代代作三公之類、然其徵應亦分久近、梁武大通中示異、

而十三年後方有臺城之變、本朝洪武二十三年垂象、而十四年後、迺有靖難之師、嘉靖庚子著祲、而十三年後、蘇松遭倭寇之慘、其間如漢孝武我、世宗皆英辟、萬無捕越之理、卽順靈庸主亦獲免于蒙塵、則下殿走之謠不驗、梁武與建文舉動如是、可盡諉咎于熒惑乎、天啓癸亥六年夏、熒惑犯南斗、而入之、而守之、殆月餘、將以魏忠賢群小當之乎、抑別有杞憂在他

全無杖履

詞

台缺

亦誤

本志

乃

日乎。吾以叩世之前知如管輅者

丙寅冬、武林黃貞父先生病故、一時訛傳因看

魏監生祠言語不謹、內臣斃之杖下、遠近合喙

如卽真者、予戲云、他年魏敗、贈光祿少卿之根

倪此矣、至戊辰春、則魏已戮屍、問磔而此事果

登白簡、古今節義如此者、可勝道哉、黃生平好

名、瀕死而博得美名、日可瞑矣夫、

仕路中如沈同和之白丁而不敗露者、不可謂

無其人野史載松滋令姜愚無他疾忽不識字以爲奇疾予謂姜愚原不識字亦無他疾也。

九世同居者不止張公藝已也婺州浦江鄭綺亦九世共爨其十世同居者有京兆惠從順焉有保定軍孫浦襄州常元紹蔡州黃美解州董孝章河中姚宗明焉其十三世同居者有江州陳昉焉其十四世同居者有河陽陳芳焉其十五世同居者有信州李琳焉其十九世同居者

有會稽裘承詢焉。並載宋史。以予揣之大都。得力于貧。貧則無可爭。亦大都起家于農。農則無暇爭。故能久也。豈盡人人賢哉。至謂能忍與無聽婦言。豈其然乎。下此而五六世同居者。不足異矣。况其間有獨子單符者哉。後魏博陵李凡七世同居。長幼一百九十八口。宋德化人許祚八世同居。長幼七百八十一口。青陽人方綱八世同居。長幼七百口。族屬繁衍。食指不支。未知

何法以調之也。古人累世共幾，倏爲美談。今人一家之中，突烟四起，悲夫！不幸兵戈亂離，雍睦者骨肉相衛，保其丘墓，卽玉斂鼎遷，而家風如故。否則蕭牆之內，有不忍言者。何暇怖藩籬之外乎。

內丹未成而服外丹者，輒死精氣內也。非金石之藥所能堅凝，四肢百骸外也。非金石所能變化。內丹成而不得外丹，則止于不死而不能飛。

行上昇外丹之力可點瓦礫成黃金何況化皮
骨膚髮乎古人輕服外丹隕命者皆智巧之徒
未必方士能惑溺之或者誤認吾內丹已成而
自着魔耳至于試黃白之術傾橐以殉則愚不
足憫天下豈有貪財神仙又豈有神仙之丹肯
克凡夫之橐者哉

國初耿秉文首拔長興一則取其名號之吉蓋
張者久也興者隆也一則舊說謂湖州永無兵

切字音
諸門曰願
天常生好
常願家堂
行好

火之災攻其所不備也。一則梁武時有王氣在
三餘之謠。祇從餘干。餘杭。餘姚。三縣厭勝而長
興。邦有餘干山。餘罌溪。餘魚浦。正可當三餘也。
聖祖用兵之始。名世開國之初。臣子不可不
知。

客有携觴小有園賞芙蓉者。酒酣感憤時事。予
戲言。但當怨天不當尤人。客殊駭聽。予曰。子不
見沙門標題于刹宇乎。願天常生好人。願人常

行好事人所以不行好事者由天不曾生得好人子但以尤人之念并注于怨天此段姻緣天不得不受客笑而不答

詩韻惟七陽易押故蒙師口授兒童所讀千字文百家姓二小書皆宗此韻

崇禎改元初年戊辰七月二十三日海颶忽作漂沒人民無算最受災者海寧海鹽及蕭山等近江之邑僵屍各六七萬浮于水面婦人有裸

體而手帶金釧者蓋水夜發不及着衣也城郭中尚無恙此亦異變特紀之

水退後棺價騰踴善知識不能遍給以蓆席葬之沿海居民無恙者所得漂沒篋器甚多獨杉木有商人印記在亦爲豪有力所得嗟夫上蒼有一番災譴卽有一番督察善知識何不自愛乃爾

猗猗閣記併附翔風軒籤齋二記

古之康侯號最賢者無踰衛武公年九十五猶令人呼已爲小子不第壽且謙也箴戒于國恭恪于朝是其娉節也睿聖垂名有斐進德是其風猷也而得力處迺在淇澳之篇當時朝歌諸邑豈乏他植而棗竹起興其致固已超矣友人暴乾先備道其居亭成國之賢袖中出三記示予一爲猗猗閣一爲翔風軒一爲錢齋曰子其記之予曰君業已記矣再則贅曰子其合記之

予諦觀三記所稱閣軒齋者胥麗于拓園園可
百畝許公退食暇所逍遙快適處也絲竹肉洵
勲家所自有而一種清風素節超然聲華之表
者非猗猗莫肖非閣莫寄則繹公命名之意端
不在衛武下予緬思古人房千里所記竹室王
元之所記竹樓祇于椽桷楹牖間斲度而爲之
但戕竹形未領竹趣孰是圃篔簹而韞階砌領
竹趣者非公其誰况王猷命駕元屬江左遺事

公以廉靖之品寬綽之政雅鎮于留都泮渙既
自得體又不失朝廷所以用世臣之意浸假而
奉命北征承 聖主之清問訥窮民之積疲于
以調其協風暢其惠風分其緒風振其英風紆
其疾風皆于是乎在德意之所翔洽行將風馳
而遍寰宇直留都已哉翔風軒公所以自期籛
齋客所以期公也蓋宇宙之太和元氣半係世
臣之培篤世臣之精神命脉全視其宅心之厚

薄以爲延促公仁人也仁者壽定理也還以壽
世壽民而壽國不獨壽身昌後其餘慶耳豈斤
斤吐納之術導引之方效山瞿野叟之壽以爲
壽哉嘗試就竹而按之竹之受風宜風衆所知
也而竹之爲籛君知之乎後凋勁節不殊于松
然歲一生筍凌霄而拂雲孫邁其祖以相禪于
無窮則竹所獨也故秦以五大夫之爵封松而
三代勒功銘勲非鐘鼎卽竹帛以識不朽此說

君未之前聞也合而觀之猗猗者竹之生意耶
猗猗閣者公之生趣耶翔風者天之噫氣耶翔
風軒者公之逸韻耶籛齋者銀臺趙先生取義
老彭以祝公而拓園者公借園以自拓其才情
德度不使畛域局耶公行矣盍深惟拓義而廣
之自南自北等園耳拓園百畝拓疆百里等拓
耳公何不效召穆公之闢國以光照其先烈卽
衛武公之平戎佐周何多讓焉金臺市駿之地

葺舊圃而新之而以予記爲券安知非公之新
豐乎予與公有姻婭公曾以記屬予而未走筆
茲因暴友之請而記之公意以爲何如

巳巳元旦後三日燈花復巨如前夢中自吟調
成白雪憑誰和命到紅顏只自嗟醒而續之巫
女若聞郢曲奏魂隨屈賈赴長沙

詩之有韻如射之有彀要以法束其才也唐人
詩甲千古不能不依晉韻誠難之也近時荆爲

違韻之調復何難哉特因其起家甲科山人輩
展轉倣之然類處似彼佳處又不似彼向時生
吞活剝于何李者今復強扳硬証于袁鍾可笑
也

田橫乃田和苗裔也和求爲諸侯而橫顧不屑
爲諸侯至于自殺惜五百人碌碌無以此說寬
之者

徐庶之歸曹也終身不設一謀魏徵事文皇却

有許多好話徵不惟愧庶愧息媯遠矣

武帝殺鈞弋景帝殺栗姬皆呂后淫毒有以啓之然天后辣手百倍于呂而韋楊張諸尤物繼起自若也亦存乎其人耳唐中玄肅較漢武景逕庭矣儒生操筆于武景旣訾其刻薄于中玄肅又刺其昏庸將何術而可

古人喜佩劍故詩中有吳鈞豐獄等語今人無此習而詩猶仍之可笑也漢書以裁擇爲財擇

乃抄謄劄劄之誤而後世據以爲奇尤可笑也
斯之謂駑

古人執笏不但覲君想迎謁上司亦用之所謂
垂紳正笏二物原不相離也東晉易名手板新
亭之役桓溫叵測王坦之倒執手板此其証云
唐段秀實以笏擊朱泚泚方謀叛未篡寶位秀
實執笏在手欲何爲乎又其証也說者曰笏者
忽也人臣有所奏請慮其忽忘則書諸笏此或

因呂端故事而附會之端以笏書大漸二字召太子、義嚴而跡奇、有段之風猷、無王之戰慄、不忝此笏者也。

韓愈三上宰相書、蘇洵上田樞密書、說者鄙之以爲漢世無此文字、而不知自隋王通始也。通獻策不報、作此辱人賤行、而世無非之者、反師尊爲夫子、嗟乎古之上書乞憐、獻策希寵者多矣。而三子獨傳、愈洵受文章之累、通受道學之

累也

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謂之五福而不及
貴者非遺之也欲令居高位者失所恃也人主
喪身亡國皆倪于挾貴貴則責望難副受享難
酬何福樂之有貴而兼此五福是爲六福貴而
缺此一福且不成其爲四福矣此聖人微旨也
更有說焉桀紂天子也其貴猶不足特况盧杞
秦檜等奸相貴極人臣直有限之榮耳顧欲驕

去則王
前富貴
安散驕
人即此意

天下士哉

周衰權力用事道誼湮微孟子標出天爵闡明
天子諸侯不敢輕與士友語雖過于透露絕
含蓄然救世之言不如此則人心不動戰國說
客全靠這幾句話糊口比于沙門飯僧福德子
輿莫大焉食客三千但知感恩抑末矣
鳥有極異者大於燕小於鸚鵡名收香倒掛晝
聚諸香貯羽內夜倒懸于架移晷不動徐散之

香滿簾幙。蘇子瞻所謂倒掛綠毛么鳳卽此物也。性馴擾。出入人懷袖間。又好集美人衣上。費氏星槎勝覽謂瓜哇國有五色收香倒掛鳥。今蜀中不聞有此。則李贄皇所賦扇中五色桐花鳳。又非此種矣。

畫家以人品重者。文待詔徵明有三不應。謂親藩中貴外夷也。其次陸叔平治以諸生老。而負節癖。其畫皆不可購得者。呂紀林良所長翎卉。

二不應時
北漢時

曰馬其聲

似耳猶之

可技稱非

其於道也

所執原卑

一免為人

自宜注

此篇不

格

俱以薦入金吾供役仁智殿時論輕之張平山
路善人物爲孫憲使所辱擢其左指以右指盡
鍾馗幸左轄懇之得解戴文進璉被徵爲畫院
祇候以讒歸以憂死此數子雖欲遂其高而不
可得然皆以翎卉人物震動俗目者也徵明輩
山情水意此曹實不契合否則三不應中有一
迫之者殆矣擇術旣異榮辱斯分豈有幸有不
幸哉戴無所不五九長於山水謂謙傲可第一等妙矣

落霞與孤鶩齊飛。宋人以落霞爲飛蛾。非也。飛蛾羽色不佳。有何景趣。而勃入賦。蓋秋水長天。係二物。極上極下。落霞孤鶩。亦二物。無情有情。合之爲一。則景趣聿新。

昔有使虜者。虜云。白玉石天子。建碧室。使者對口耳。王聖人坐明堂。爲虜所哂。蓋以壬作王。誤也。而以王作玉。虜亦誤。何不曰口耳壬。中國生聖人。對義結聚于第七字。而石室壬人音韻亦

協庶幾畧安

唐抑所文獻萬曆丙戌鼎元也座師舉觴相賀
曰勸君更盡一杯酒唐答與爾同銷萬古愁思
亦巧捷詰氣不祥且對師爾汝亦失之不恭

人但知名教縛人不知方外亦自有縛禪林題
詩染翰法家引經斷獄皆外道也吾有說焉九
流中有所謂雜者逃入此窠窟庶得自由非刺
或可免歟卽有非刺不過非刺其雜而雜之一

流吾蚤已扼要爭奇則毀節譽矣

尚書曰方命圯族孟子曰方命虐民方命作違命解非也凡物圓則流方則碍方命乃拘攣執滯而不通故民受其毒蓋布命者定爲律令不得方奉命者當相機因俗隨時切不可方內方未免以學術殺人外方亦未免以王政殺人也能圓活轉徙卽平易近民處此說漢儒趙岐所翹而其旨未暢予特暢之

或問如何是不方命榜樣答曰吳越風俗以充里胥爲辱爲累閩粵風俗以充里胥爲寵爲利總是東南一塊土而其情已冰炭矣拂而施之則我施之爲雨露彼受之卽霜雷然令甲未嘗不貴均役戒包攬也拘方固執民何以堪年荒而禁鬻子女則併父母俱填溝壑矣不若聽其鬻以糊口猶可兩全耳若歲稔許其加息贖還則貧富胥沾恩澤然方其危迫時稍露贖意則

富者誓不鬻貧者無生路矣卽販鬻他所猶愈于餓斃桑梓也至于年荒而禁遊船禁演戲禁土木長民者何厚于富室而惜其費何仇于貧民而絕其活命之路必欲使庖人舟人伶人梓人等速死而後快歟凡此皆奉命而不圓活以方圯族以方虐民者也嗟乎時稅塞人心竅能不方命者絕少故王荆公流毒直至于今也

山人徐渭爲總督胡宗憲幕賓胡獻白鹿而表

出徐手 永陵嘆賞惜哉胡之攘爲已有而不
以徐薦也宋濂之薦方孝孺亦 皇祖詰之不
敢隱耳然胡公受禍時徐獨無恙則未必非福
蔽賢適所以保賢哉

項羽之失天下不專在弑義帝古篡叛得天下
者多矣何啻重瞳吃緊處全在棄韓信不用而
二事增皆坐視不諫假令羽末路悔而以是讓
增增何辭自解免耶試提衡觀羽不負增增負

羽耳疽可無發于背鴻門之計羽縱聽增其時
韓信尚在善謀如良平不推戴之立爲韓後必
與何定計招之以共翊漢又布越協心助力羽
未必能遽混一焉何者曹孫智勇十倍于項孔
明一身未必遠過三傑而劉禪帝蜀無恙則孝
惠何獨不然予此論雖破天荒亦借蜀漢事作
前漢粉本而非初也

文園以稱病重于漢隱侯以善病表于晉後世

士流作清態者無病而詐言有病夫卽真病也
詩文愧二子但病與之同則凡統褲子弟肥軀
胖腹能啖東坡肉者與斯人之詐病不差絲毫
而病則云清肉則云俗亦舉世之魔也

新安富人輒喜刻書貲有餘也鑿版頗精整然
輒喜改書傳至後世慧心人動疑瀆旁搜原板
對証爲古人雪寃亦快事也予閱蘇子瞻全集
謂其中僞文頗多聞者駭之及覽子瞻尺牘自

言不幸爲人所僞。予始自信目力之確。閱袁中郎狂言觴政。瓶史等篇。俗而且酸。絕非名筆。後見袁小修爲其兄序。亦云狂言等篇。不知何物所假。非家仲筆也。予不覺失笑。

符呪之術。有靈有不靈。固係授受之高下。亦存乎其人耳。總此鬼頽而農夫握之。則字拙。文士握之。則字佳。故楞嚴經云。譬如琴瑟笙篴。不得妙音。不發妙音。此之謂也。

勢必趨
代犧牲

唐高帝出獵見大官刲羊憫其無罪就死地命以死鹿代之此心與齊宣愛牛事同假令齊宣目擊羊死苦楚又未必不以他物代矣雖然倉卒間死鹿亦不易得勢必殃及于生鹿也善哉子輿氏曰見牛未見羊也

刺客之無成者爲鉏竈爲豫讓爲荆軻爲施全刺客之有成者爲專諸爲聶政然皆有未盡善處超于成敗之外而併泯其名者古桀衙一人

沈氏日旦

卷五

三六初集

而已義峻風高令人馳慕正史何以缺焉

牛壽幾何馬壽幾何雞壽幾何人猶得按期而考之蟻壽幾何則人不得而知之矣甚矣格物之難也聖人有所不知此類是歟非歟

六朝子夜曲歌乃當時委巷口語以吾爲梧思爲絲憐爲蓮承入聲詩而制器取象者亦因是蓋其來久矣近世畫屏帳者如爵祿封侯之類以雀鹿蜂猴四物當之如喜得連科之類以螭

子遵房二物當之寔諸本此

富貴人不壽者慾以滑其精侈以銷其福誤以
損其德也貧賤人不壽者思耗于謀生神疲于
殫力病伏于失調也時論以六十爲下壽七十
爲中壽八十爲上壽此臆擬也予以數準之年
當六十納音一週屈六十四則卦氣已滿此爲
下壽盈百歲爲中壽踰百歲爲上壽古強等非
真地仙不過以主壽稱耳

沈氏日旦

卷五

三
初集

天啟元年金陵嫁女不擇期不擇配舉城若狂
愈禁愈譁蓋訛傳選宮女耳民謠云龍飛當歲
首、女兒賤似狗、大姓人擡人、小戶手携手、富室
筵席開、貧家豆腐酒、衣衫借親隣、蓬頭不嫌醜、
將彌月而人心始定、人情始安、
天台智者安禪七日而湫潭萬尺化爲平陸、藉
關真君力以建立道場、神力如此、其鉅至能變
易川谷、則夫滄桑互換之說、未必氣化使然、卽

天神所默轉矣。儒家局于所見，駭其所聞，以飛來峯等事爲怪誕，不經盡以玉泉寺爲左券也。
可爲禪別毒就激潭爲陸何有於毒就哉

宋儒謂人身小天地，予倒其語。天地大人身也。人身能如如不動乎？達摩面壁九年，九年後未免漸動。天地清寧安其覆載之常，此靜體也。陵谷易位，星宿移隕，此動機也。人久靜則以爲異，天地乍動又以爲異，是人身與天地性情形體

了不相似何從而位且育之必以陵谷易位星宿移隕爲天地之大災異亦將以安禪入定面壁不動爲人身之小災異乎漆園所謂終身不解之惑此類是也

齊丘欲竊化書爲己有而譚峭之名自在蔡邕欲秘論衡爲談助而王充之譽彌彰說者曰齊丘忌景升殺之以皮囊而沉諸河又曰景升羽化非齊丘所能殺也又曰齊丘以自己所著竄

入其中如五常一章推尊仲尼景升道流肯援
儒爲重耶况篇中自稱小人必非景升口吻種
種擬議皆竊書盜名之罪案也王充幸不爲蔡
邕所汲引得免于董卓之禍當時惡名籍甚又
好收藏異書所埋沒者何啻一論衡哉

盧生所遇之呂翁屬開元間事其時洞賓未生
不當扭捏爲一洞賓所度之姑姓趙名何另有
一何仙姑開元間已蛻去在洞賓之先不當混

胃爲一戲劇可毋拘、而傳期于覈、胡可弗考、按純陽子五十歲道成、登咸淳榜進士、則六十四齡矣、且非後五代人物、而况可于唐人中求乎、輯唐詩者、併載黃鶴樓句、尤可笑也、

爵齒德三尊、分屬儒玄釋三教、于義亦協、爵何以專屬儒、儒重五常、而首舉君臣、則貴賤之等也、序爵不尤重乎齒、何以專屬玄、玄門長生久視、以延年爲秘訣、定不加雲房于王母之上、列

偁侏于廣成之先序齒不尤重乎德何以專屬
釋釋門慈悲爲尚智慧爲宗行願爲本皆德也
有佛而後有祖有菩薩有羅漢序德不尤重乎
非謂舉一而二可廢就最要處論也

奕與兵近與道遠與智勇近與仁讓遠與申韓
近與黃老遠與貪嗔痴近與慈儉信遠

坑儒坑卒自秦始而坑法不傳唐節度使李希
烈掘坎于虔欲坑顏魯公此僅一人耳長平四

十萬衆不知作何坑法、

見菓餅而口流涎孩提爲然髻弁無是也見佳
治而陽壯發髻弁爲然孩提無是也食色二字
因年消長卽毛羽亦然矣道家辟穀雖下着因
是以汰其滓穢不近滯慾一舉而兩消之亦捷
法也

天下之物私則必藉于傳公則無待于傳故孔
孟無傳道語而宋儒創之實因于二氏焉傳燈

傳衣鉢傳法傳符呪口闢異端而身顧自爲異耶

丘長春真人不專于玄而得力于禪片言感悟蒙古呼爲神仙錫便宜金虎符總領天下道教夫佛圖澄之言不見用于石勒而長春之言深契合于元祖說者曰長春能呪瓶水生金蓮花元祖因是信之果爾則錫飛杯渡葦航塗掌等伎倆亦非澄所難者何靳不爲予嘗謂混一之

主與偏霸迥異不但華夏卽戎狄亦然石勒嗜
殺別有所見若以龐居士之說進則魚水投矣
故澄言枘鑿不相入也元祖于長春猶子房所
云沛公天授者歟

曾子致謹于易簣歿求其寧也故深喜童子愛
人以德而以細人姑息斥元夫子作春秋正防
僭亂之漸而子路使門人爲臣僭孰甚焉祇因
好勝一念幾破敗其師生乎故憾之深而日行

詐曰欺天甚哉送終之禮弗可苟且從事孟子
所謂喪死無憾者此也

桓真人昇仙記謂陶隱居四非之外又好雕琢
文辭勞神典籍窮究經旨標述異事坐是未卽
上昇若然則語言文字不第禪門障亦玄門魔
矣而二氏藏經充棟何也大率學道未成者每
駢枝其說妄附會于玄脩而文人才士如駱右
丞輩隱匿姓名逃之外方肯掃去筆墨不杼岐

見乎以故大還丹歌托諸吳猛、醉思仙歌托諸
許旌陽、鉛汞歌托諸嚴平君、龍虎歌托諸陰長
生、破迷還丹歌托諸鍾離雲房、谷神直指大丹
諸歌托諸呂洞賓、還丹破迷至真三歌托諸劉
海蟾也不然、好名者方盜竊他人秘書拾爲己
有而顧捨自身寶作他家珍、有是哉、若果出仙
真、不當以鄙褻瀆聽聞、又不當以要渺輕漏洩
也、

與李本
常贈先
大夫詩
不合又
俞山人承
世存詩
有九龍泥
漢唐佳處
三句甚得
以仲兄之
多諱而
核其氣

郭汾陽子儀生八子、顯者四、李西平晟生十三
子、顯者亦四、世俗誤傳汾陽王七子皆爲顯官
旣缺其數、又溢其辭、特核之、予鄉八子之家無
多得、曰施、曰何、暨予宗凡三姓、然皆不能盡入
泮宮爲諸生、况八子俱顯、有是事乎、始武林人
造言以昆玉八計、必無中式者、蓋引施以例其
餘也、比壬子予登賢書、壬戌何君允中成進士、
而浮議遂塞、

今八人渡、失其二、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悲夫、九人登賢、
書者、予子後三兒、以家函予、以已卯、乙二八

沈氏日旦

卷五

四十三 初集

元僧智常華亭人也著佛祖統載其事有與沙
門無涉且不核者第十三卷云安祿山陷長安
有賊臣助逆者其人曾爲閬守而畫像在路次
玄宗幸蜀見之怒斬其像首其人在陝無端首
墜果有是異何故正野史俱不載而智常又不
直書其姓名也若云天子能造命則安史之亂
玄肅豈不切齒怒罵未聞祿山思明病憊不寧
何也誕妄極矣子書載曾參母臂爲人所捉參

在野頓覺背痛而歸與此頗相類

佛祖統紀蓋宋僧法繁所撰也謂知玄法師見
重于僖宗賜號悟達左股一珠隆起痛甚生有
晁錯二字玄自傷夙業卽右膝安卧而逝考水
懺先有賜沉香座生人面瘡因果則又隔世事
矣說者疑其不合而不知梁武至唐僖介陳隋
二代間相去參百餘載胡可混也特因神僧傳
誤以沉香座爲僖宗所賜故啟惑耳雖然而瘡

已瘳、股珠復發、八功德水所洗、當其不然、

劉德成名操十六舉、早科爲正陽鍾離所度、得
仙號海蟾子、世俗畫工繪一蓬頭赤脚漢側蹲
一蟾、謂之劉海戲蟾、不知其何所本也、吾因是
想之、白紫清邀有天幸、其不作白玉戲蟾者幾
希、

凡進諫者必察主有可恃、納諫者必使臣無所
畏、范睢非不畏太后穰侯而敢于盡言、無諱恃

昭王也有所畏無所恃而慙以嘗之輕則誅重則族

客有請繪關漢壽廊壁者王元美先生酌定四事一爲斬顏良一爲樊城破曹氏七軍一爲天台受戒建刹一爲殲蚩尤淨塩池後三事俱確但首一事未妥耳夫白馬之役原非得已立効報曹預爲去計然當時昭烈羈孤依袁萬一風聞如二嫂何如漢社何揣公事後必陰悔于厥

心非所安也予意公生平節概遭際尚有可抽揚者何必此試述二端俟後人酌定漢獻帝賜錦囊號美髯公其遇亦榮悉封操所餽金帛在庫速奔僑于袁軍其風亦峻是二者可擇而補也

也

掛印封金明燭

遠三事

公曰

願臣心軍事

輪迴之說相沿久矣說者曰孔明再世爲韋臯翼德再世爲岳飛獨雲長永以神道顯不入輪迴中得非天台智者引之入三摩地耶愚有疑

焉護法善神尚能籍庇三寶免胎生之苦趣何以五祖戒禪師反墮落作蘇學士軼也豈渺茫無據乎抑別有端委不可思議乎

佛戒弟子不得受外道供有外道婆羅門者謗佛無神通立五丈竿懸鉢其杪施食曰瞿曇弟子不能飛受者俛出吾下時舍利弗不忍犯佛戒隱而過之賓頭盧不忍屈佛道飛而受之以是見擯不獲從佛遷化至今猶在聲聞果中夫

賓頭盧于應真爲第一尊者于佛門稱大弟子而微落貪嗔便自退轉舍利弗能忍辱精進矣我輩于世法中隱而過者絕少飛而受者頗多也

唐伯虎祈夢九仙得中呂滿庭芳五字及見坡老石刻心動蓋其年已五十三而蘇詞作于黃岡結句百年強半來日苦無多見者駭爲詩識後登朝十餘年而謫又八年而逝伯虎見詞卽

令徹去尋病卒猶之響卜言者無心而無休咎
聽者有意而有吉凶也易筮亦然天下事好者
難逢惡者易見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假令
探兆者拈得此句道未必聞而亡期已迫然子
竟不知何時吐此豈因夢奠兩楹而發歟非然
也

從古宗室之不幸者無踰李唐武曌殺唐子孫
殆盡黃巢復殺唐子孫殆盡以故劉氏有東西

漢趙氏有南北宋而唐一敗塗地不克中興殊可惜也

五代有成汭者亡命改姓郭後貴顯鄭準爲草表復姓云功非霸越乘舟難效陶朱志切投秦入境遂稱張祿此語浮而不切范文正公復元姓引用此聯恰當不易予友周野王山陰人也本姓孫占籍山東成進士爲尚書郎意擬滿考後誥贈以報周氏旋復姓焉未竟其志而歿予

今予子射

知其爲沈

舟中人

亡命之命也

以性故

其志切

其志切

其志切

其志切

戲擬一聯冥慰逝者魯邦孔寄雖姬公錫壤之
鄉越國禹歸近武子用兵之地倘才鬼有靈見
之當爲一嘆

孫武之斬宮嬪定非有心穰苴之殺莊賈未必
無意賈寵臣也苴請以監軍使陰制已乎果陽
借重乎以苴之力量能殲君所嬖以伸法豈患
權輕而人不附哉請之非情也予謂景公昏惑
寵賈則必信賈自古未有佞倖而不讒賊者方

晏子薦莒時，將相已有成謀矣。哀哉賈之愚而墮穀中也。朱虛侯亦欲以是術殺產，祿惜其氣太浮，機太露，而計不行耳。

富貴功名節義道德性命文章靡不落空就諸空中衡之文章稍實，蓋數者皆賴是寄且傳也。極而帝王之運，聖賢之脉，天地之撰，悉典籍延之人，當屬續後子孫，念其先人，丐文諛墓，總于無可用情處，苦用其情，身後名輕，生前杯重，乃

達者之謔詞亦愚情者所藉口也果爾則孝子
慈孫但以酒食祭足矣何必費陳壽之米匍匐
于才士之間哉

丞相無軍功而封平津侯自公孫弘始未必弘
尚學阿世以梯榮當對策時天子擢弘第一則
相位侯封並基于此今人托要路爲舉主猶借
其力汲引况天子門生乎武帝又非尋常天子
乎史言弘希世度務則善揣摩者矣而何以發

十策弘不得一也

堯舜禹皆黃帝之後考世系放勳爲黃帝五世孫重華爲黃帝九世孫文命爲黃帝五世孫漢書顓頊五代而生鯀史記顓頊生鯀未審孰確然則馮汭釐降乃以姪孫妻祖姑羽山殛鯀又以姪孫殺叔祖也噫

劉隨州詩食參將可待誅錯輒爲名蓋因至德春正聞王師收復兩京而作彼所指之參應高

力士等倫所指之錯，應楊國忠等倫。又云蒼生屬伊呂，明主仗韓彭，則李泌郭子儀其人也。古人下字皆有着落，無迂而不切處。摘出以醒初學。

項羽本紀不詳虞姬，伏劍漢書亦因之後人何所據而謂虞自刎耶？想當然耳。虞歌曰：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羽好色人也，虞不死，羽未必潰圍出。羽初意東渡烏江，聞亭長蟻船待，且甘

言勸渡心動而止。蓋向者陰陵迷道爲田父所
給。致漢兵追及有所懲也。

三代而後有極陋之政。如一帝而改元者凡幾。
漢唐宋皆然。予揣其故。改元則必大赦文武公
卿。必有恩典。覃被于是。合詞貢諛以邀至尊不
費之惠。我本朝遠邁前代者。此其一端云。

沈氏日旦初集卷五畢